

南洋學會叢書之二

嚴粲道先生遺著

嚴幾道先生遺著

定價：每本坡幣二元

編者：

南洋學會研究組
新加坡福州三山會館

發行者：

南洋學會
新加坡大馬路中華書局三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一九零五年先生第二次赴歐在倫敦攝時年五十三。

弱也故有二有武尊長大之強有德盛強者治者強
強者有二德者以懷遠者以射復民是也與國之
氏不截於一家之人其相恤則社生聚教訓之事
前而不棄射也馬雲走聽鼓辭毛詩云同義生之國
蓋乃而能享故貝氏樂戰雖紀有魁味者為一要約而
往也場可謂天下無往而不來也夫往也民與國
民以進大往矣而文勝之國也耕農為城郭志民村
是有禮示刑設治有序序學校教通功易事四民序
則法令文書之事既成而益繁縟之而益富者生也
故其民也君臣之不和也冠帶長袂淺衣大屨也
故其民也主而畏治治之得則則也相安治之失則則也易
日錄皇以及貝未渝結為質勝者之內制

然而此時之富尊榮階而文物同時收射雅者可慕而
不違者也故貝氏入中國也雖名為君然其信也後世若孫
有祖宗遺令相誠往不能不厭苦若而事逸樂無事
而樂流風適天信有忘見而受其不漸降而與漢物化者
其數千雖曰中國之法勝而匈奴無法勝然此等法

包將如多然此法指民極難而北遠徑同元前中北值言
 總今日銅元主上者稱氏疾乃必宜停鑄更宜盡收其工還
 錢而所流轉民間者宜思合國而急立法償一依半元之法不
 用銀以則國之國法度亦惟恃大端現此各省各州縣宋到平起
 有見者如下百物騰貴民生計益艱而盜賊此銅元共元年如
 二省銅元為制幣法備持此物既多及後市中銀錢少銅元
 多及此後自應換圖法之人往力三省之民者為深憂官則
 北新辦此事也近接聖捷發銅元傳要點（？）十石法為如實
 第二年四國雲：本定地海對責與據官。法按因姑人急作
 樣津盈降而後西事使內得升銅元找官、天津銅元鼎法庫
 誠名無花音西國印種喜乃整重莊銅元。時北州操試開州建
 公修善人處自自了此的（？）寬心於七五尤勿慮者自而估銅
 如日准於中國而紙乃日渝拍外洋且大种而存久遠將越購機強
 置廢編著民感念難令民財甚危知望和重法入情不承
 爭望察非該主款令也大抵行一法至民生不加使而國體只如華
 吾國不然申十六世以來議行一事今不少矣亦成一事與俄民
 便息是拉薛人然則利始者必能拉需銅元、迨至一番而不保
 去深恩生何以謂一制由拉為改者本主堂國投時、冥思兩皆、其
 必過已、在任主利派丹再列在不用志出排思而不學焉法廣
 偏茂、味不么庸食日、難鑑遂令吾國如海洋、賜办和食案
 可天程吾不知升流、而被

則告以因祀親族尊長先諱之故名字原
以表德定名改名各從微尚無取特別充
足理由也秋風戒寒早晚起居格外謹慎
脫有小極可告壻哥早些想法勿俟已成
大病方求治療也兄來信書字頗佳此後
可以臨帖日作數帋可代體操家中兄弟
各平安二姊尚生津

九月十一日



論瑤兒志未。可接昨日書甚慰。其

於朔日到此。喘^{其時}歎甚劇。下車過天

橋。遇打頭風寒。不能出氣。幸三兄與

李升為人。快推到寓。半晌始定。如茲

經大哥清德。晉岩克來診脈。其病

似有起色。渠云無礙。此不必懸念也。

弟身向南。為在下星期。汝堂課。分數

極佳。可慰。至於國文。教員所為。乃一

宜準於理。勿隨於俗。旁人議論。豈能
作憑。他要譏笑。聽其譏笑可耳。中文
教習所出^之題目。是時式。無怪吾兒詫為
未見。須^下報館文章。什九皆此
類也。兒不知題目^中。研習二字。在教員不
過用為誦讀二字之替代。以為較覺
新鮮文明。合於維新教育。乃不謂吾
兒將此二字認真。以致既喫力又不討

病瘡見如赤得先與二姊
信和兒由唐山北總回京甚
深欣慰吾入夏以來雖老
德可憐然病體尚見進步
告嫌善母痛挂念也五弟
無師失學極堪憂慮兒能
積為管教自住但須知孩
頑劣長大輒自不同此中天
事治居什七管教時勿傷
恩亦必過於慈前也唐山水
上非佳前云暑後將移工
海此係果實乃甚為念
之昔與二姊等本。將上教
山遊暑部。官卷中長
告矣也。信仍由該宅特寄
得便。可將改與。而照片成
同照一片寄來。以時面也

陽七月三日大姊

書付瑄兒知悉得兒廿五日信甚慰
時交寒令吾輩稍劇然尚可紙作
去乞兒則此甚病而兒不必過挂意
唐小村策云正兒須慎護牙體為要解
亦多囑考試固要好看然須知體力
健康比成績為尤要耳

夏曆十月朔八日

父泐



諭璿知悉晨得十六夜所繕稟知見甚
憂吾還閩不復來京去居住也惟大哥所
推購之宅價昂而我家財力有限故欲於
鄉里營一菟裘耳人老則思歸而吾之
肺病苦小方竊寒故有此計願所以遲
遲未決者即緣如此定計此後將與汝
萬會少離多耳世虎則愛之不安福
州亦未較京中為險凡是碼頭皆有
祖畧皆有所洋勢力不但京師有文

一八九六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年。自兩年前甲午中日戰爭後，中國的海陸軍全盤繳械。朝野人士創鉅痛深，大家認為過去幾十年間，中國雖然在含羞忍辱的無可奈何的狀態下，簽訂過江寧條約、天津條約，但是那時的對象，究竟是西洋人，無論近代科學的知識，進攻退守的戰略戰術，都比較我們高明。誰想現在我們的近鄰日本，稍微學到一些西洋的學術，便能够制我們的死命。這個刺激，實在非同小可！

閩侯嚴幾道（復）先生，眼看中國這樣積弱下去，恐怕難逃瓜分的浩劫。因此，在他的家書裏，他很激昂慷慨地說道：「中國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學問之非，與士大夫心術之壞。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管葛復生，亦無能為力也。」根據他的認識，中國要恢復富強的地位，單純在製造堅甲利兵那方面做功夫還不够，最重要的就是改造思想。要改造思想，須從介紹近代西洋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的原理着手。主意一定，他便於一八九六年的夏天，開始翻譯英人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論」。幾經刪改編訂，到了一八九八年才出版。自這本書出版後，它彷彿在中國思想界投下一顆輕氣彈，頑固的變成開明，落伍的成為前進，大家都爭先恐後地要做新時代的人物了。

「天演論」，原名「進化與倫理」，內容是闡述英國名生物學家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原理。這個原理歸納爲八個大字，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當時中國的青年，生怕被自然的淘汰，個個都要發奮爲強，振作一番。他們深信天演論的學說到這地步，連個人的私名也採用它的字眼，如：鄧演達、鄧演存、胡適、張競生等人，都算是「天演論」的信徒，其他名不見經傳的青年，受了它的影響的，更是數不盡、算不完。

天演論翻譯的成功是，是得力於三個原因：

一、嚴先生雖然在英國學海軍，但是課餘之暇，他却專心研究文學、哲學、史學的名著。須知文、史、哲三門，是一切學問的基礎。基礎打了十分鞏固，此後「左之右之，無不宜之」，真是無往而不利。嚴先生篤信中國聖人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學說，同時，又服膺英國自由主義的教育，根柢既深厚，枝葉自然很繁茂。和嚴先生同時代的美國著名教育家、哈佛大學校長伊黎奧博士，曾親手編訂世界名著五十種，號爲「五尺叢書」。伊黎奧博士原先是研究化學，但他對於文、史、哲三科的素養和嚴先生不相上下。足見大儒的學問，和普通僅學一藝一技，便沾沾自喜的人大不相同。

二、嚴先生的中文極高深。自他回國後，他就從桐城派大師吳汝綸研究中文，從音韻到訓詁，從史實到辭章，他無不一一認真考究。從前在北京的時候，我曾從嚴先生的姪孫嚴羣兄處看

到他親手批註的舊書，其中如「莊子」、「王荊公全集」、「古文辭類纂」等鉅著，丹黃盡遍。這比較現代青年現蒸現賣，隨看隨忘的態度，二者功力的高低深淺，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中國社會裏，文章寫得不好，前途難免大受阻礙。誠如吳汝綸所說：「惜吾國之譯言者，大抵龕陋不文，不足傳載其義」，所以譯書不被人重視。可是嚴先生以標準的古文來翻譯，「而其書乃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所以他的書才容易被學術界接受。

三、嚴先生譯書態度的謹嚴。在原則上，他標榜三大信條：「信、達、雅。」這個原則，真是翻譯界最高的鵠的，恐怕千年萬代後，誰也不敢有所異議。

翻譯的第一步工作，固然要達到信的地步，但是信而不達，雖譯還是等於不譯。爲着實現信而達的目標，他曾提出這辦法：

「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萬言。假令仿此爲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爲，爲達即所以爲信也。易曰：「修辭立乎誠。」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言而無文，行而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爲譯事楷模。」因爲嚴先生堅決地守着這信條，所以他的譯書一出版，全國思想界便無形中受他的指揮。

自「天演論」出版後，嚴先生就一氣呵成地接連譯了八部大著：「穆勒名學」、「羣學肄言」、「羣己權界論」、「原富」、「法意」、「社會通銓」、「名學淺說」、「中國教育議」，其中六部都是一九〇二至〇八年間的產品。當中國抗戰的前夕，商務印書館曾將這九種譯本搜集起來，印成「嚴譯名著叢刊」，而嚴先生在中國譯學界的地位也成爲定論。

梁啓超說：「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發生影響者，復其首也。」胡適也說：「他的譯本，在古文學史也應該佔一個很高的地位。」其他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的人，誰也要推崇他幾句。清史稿文苑列傳，把嚴復、林紓、辜鴻銘三人排在一起，寫成列傳，可以說是很有見識。

嚴先生最後一部譯本「中國教育議」，是一九一四年出版。從那年起，到了一九二一年，他棄世的一年止，他再也沒有出版什麼專著了。他在遺囑裏說道：「吾受生嚴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悠忽，一誤再誤，致所成就，不過如此。」這是嚴先生過份謙虛的說法，其實，生在他那時代，軍閥專政，教授欠薪，斯文早已掃地，和他同時代的人文人，試問有幾位能够造出像他這樣的成績？

現在讓我來談談嚴先生這部遺著：

除上述九種名著的譯本外，嚴先生對於國事和家事，也一樣的關心。關於政治學問題，財政問題，教育問題，他曾一再發表高見。雖然他的建議未蒙政府採納，但這也可反映出當時的名士

對國事的一貫看法。

嚴先生和梁啓超先生，算是莫逆之交。他那篇「致梁卓如書」，也是被肝瀝膽，無所不談。古人所謂「文人相輕」，那只是沒有出息的人的作法。真正懂得自重，而又能够賞識別人的長處的人，應該互相討論，互相批評，進而作自我批評。

嚴先生不常替人寫序文。他那篇「英漢大辭典序」，不但措辭典雅瑰麗，而且給他的後進顏惠慶博士以很大的鼓勵。這是仁者的用心，同時，這也是提倡文化的一個辦法。

嚴先生也喜歡做詩，填詞，詩曾出過專集（「瘞瘞堂詩集」），這兒僅發表他的詞稿。

嚴先生的家書，情文並茂，內容所說的多是教導他的兒女讀書做人的大道理。普通人寫信給上司，多懂得必恭必敬，小心翼翼，可是寫家信時，往往相當潦草，亂塗幾筆，就算了却心願。這種作風，剛和他相反。他的書法，珠圓玉潤，鐵劃銀鉤，越看越不忍釋手。可惜他在譯學界的名氣太大，結果，把他在藝術界的地位全部掩沒了。

今年春間，嚴先生的公子季將兄，出示他的先人的墨蹟及其他遺著。南洋學會會長黃曼士先生認為這是希世之寶，須從速影印刊行，才可發潛德之幽光，使一代學人的心血的結晶品不至零落散失。黃先生的意見，理事會一致贊成，於是推舉五人來負責，即黃曼士先生、鄭子瑜先生、張瘦石先生、施香沱先生、及我，又，福州會館代表二人，即嚴季將先生、劉子英先生，並公舉

黃曼士先生爲召集人。經過幾過個月的研究、討論，這部遺著的編纂工作終於告成。

讀者也許要問：爲什麼南洋學會居然要出版「嚴幾道先生遺著」？請問這書和南洋學會到底有什麼關係？

答案是這樣。五六十年來南洋各地的華文教育，在當地有很大的貢獻，而初期從事華文教育的人，十九都受嚴先生的名譯的影響。飲水思源，我們應該紀念這位溝通東西文化的一個偉人。此外，這部遺著的編校工作，雖然由南洋學會的幾位理事担任，尤其鄭子瑜先生，張瘦石先生、施香沱先生曾費了不少時間，但出版費用，却由南洋學會及新加坡福州會館分擔。在這只重黃金，不重文化的南洋社會裏，福州會館的紀念先賢的一番好意，我們實在很感激。

英國哲學家培根說得好，「歷史使人聰明。」嚴先生逝世三十八年，他的墓木已拱，但他的提倡文化教育的功勞，將永久被人紀念。雖然因時代不同，他的主義，後人沒法子一一贊同，但是，站在鑒古知今的立場，他的遺著的出版，對於中國文化史無疑地有所貢獻，至少使那些僅讀過「嚴譯名著叢刊」的人，知道嚴先生學問的多麼淵博，光是茶餘酒後的作品，已經使一般學人有望塵莫及之概。

連士升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誌於新加坡雲海樓